

## 西秀海滩之夜(歌词)

■ 郑有基(海南)

那夜的静美让心绪躁动不安，  
那海的潮汐让爱情猝不及防，  
星星躲开了，风儿也停了，  
只听见两颗心在纵情歌唱。  
那椰树婆娑在身旁一起欢畅，  
那灯火璀璨在远岸遥相呼应，  
星星笑开了，风儿又来了，  
幸福的时光在夜色中飘荡。  
啊，西秀海滩，西秀海滩，  
你让我的爱在这里起航；  
啊，西秀海滩，西秀海滩，  
你让我的梦在这里飞翔。

## 你的名字， 刻骨铭心

——致英雄方盛虎

■ 邓兴贵(海南)

总有一股隐约的酸楚  
一半堵在胸口  
一半涌上双眼  
总有一个熟悉的名字  
一半留在脑海  
一半响在耳边

七月的武汉  
不经意的与四季擦肩  
七月的东湖  
记录了你离去后的万语千言  
刻在英雄史上的丰碑  
是你用尽生命去撰写  
是你纵身一跃的从容  
写下了不朽的诗篇

你，与世无争  
却听见心里的单纯  
你，一声不吭  
走过的路执着认真  
你的足迹  
印进了深邃的大地  
你给予天堂的问候  
留下的  
是缅怀的回忆

岁月留下的痕迹  
终将被流逝的时光抹去  
但，唯独你的名字  
藏于心底  
又，刻骨铭心！

■ 冯本雄(海南)

春节刚过不久，黄二老汉的果园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高一矮两位戴眼镜的年轻人手持测量器材在果园里转了一圈后，接过黄二老汉递来的凉茶大口喝起来。天气太热，黄二老汉的果园常常成为路过客人的歇息站，黄二老汉总是热情好客，端上一杯凉茶，天南地北地闲聊起来。黄二老汉问，你们是省里的还是县里的？近段时间总有测量队来，听说是修高速公路。高个子年轻人说，大伯，我们是县国土局的。这果园是您的吗？黄二老汉笑眯眯地点点头，伸出五个手指说，我只占五分之一。矮个子年轻人说，这果园不错嘛，听说种了十一年，今年是头一次挂果，是吗？黄二老汉又笑眯眯地点点头。高个子年轻人说，太可惜呀，这片土地已被征用来修高速公路了。黄二老汉心里一怔，急忙问，是真的吗？矮个子年轻人哈哈大笑说，省里规划设计方案已经通过了。黄二老汉顿时如五雷轰顶。

果然第二天一早，镇征地干部就来果园找黄二老汉商谈青苗补偿事宜。按规定，每亩最高补偿三万元，三百亩共获得补偿金九百万元，这可是一笔巨大财富。可任凭镇征地干部如何说得天花乱坠，黄二老汉始终虎着脸，一声不吭，明摆着就是不同意，镇征地干部只好



# 文章憎命达

■ 蒋泥(北京)

第一次读老村的作品是20世纪末，读他的《生命的影子》，没留下任何印象。2004年他把长篇小说《人外人》送我，我觉得它是把《阿Q正传》的精髓丢掉了，反倒继承和放大了后者过于理念化的毛病，同样没感觉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作家。

扭转我看法的是2005年初，老村把刚刚面世的长篇小说《骚土》、《怅》和自传体散文《吾命如此》送我。我一口气读完，特别的痛快。惊叹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长久埋没，一直不能以真面目示人——要知道，《骚土》的“简洁本”，出版于1993年，当时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并驾齐驱，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三部曲。“简洁本”亮相已然如此，倘若我读到的2004年“足本”，能够出得来，那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不亚于贾平凹等人。

我觉得《骚土》和阎连科的《受活》、黄国荣的《乡谣》，是21世纪三部书写中国农村生活世相的翘楚之作。三部作品直达一个主题：为什么中国会发生那样的灾难，都是因为像季工作组之类大大小小的玩权者、好事者、荒淫者、视草民如刍狗者，卑下恶劣吗？值得思考。

老村被生活折腾得死去活来，需要像巴尔扎克那样，一生负债奔命，不断敲榨心髓，对文学一往深情，终于出死人生，觉悟到“吾命如此”。生活就是一个磨难接着一个磨难，人只能在受难里自我解救，自寻安慰。

老村是一个异数，不能成为榜样，也不是什么楷模，他是自己笔下受苦人物群雕里的一员，他的苦难刻进了躯体，永不可去，注定了还是穷愁潦倒之士。

历史上，作家的求真与先觉，都会受到诽谤、侮辱、打击、压制、迫害、摧残，他们处于贫病交困的境地，不得“平”而鸣，因“激”以致高远。

徐凝《和夜题玉泉寺》说：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娱之词难工，而穷苦之音易好。这似乎是对着老村讲的。

文章憎命达，想通了，一切也就过去了。我曾在文章里写过，沈从文不到三十岁就整出自传，是比较胆大的行为，只不过他写得委实太生动、太精彩，人们往往不与计较。到得现下，一般的小青年就不大敢妄为。

章诒和是在六十来岁，才开始写自家身世，一举成名，引起轰动性反响。大概其他人受启发，便拿笔纷纷写起来。

莫言的《会唱歌的墙》，徐晓的《半生为人》，老村的《吾命如此》，王跃文的《我不懂味》……这些人有着差不多的岁数，半辈子写传，追忆往昔，总结前半生，写得那样有滋有味，或深婉迷离，或奇古高情，或拍案而起。他们承受着相似的压力、命运，划出多少近似的轨迹！

无数个小人物，就这样组出一个大时代的画像——谁能有本事把历史一笔抹杀呢？



海的浮雕——万宁日月湾。本报记者 张杰 摄

## 黄二老汉的果园

灰溜溜地打道回府。可镇征地干部刚抬脚走，黄二老汉就忐忑不安起来。按理说，修高速公路是山区老百姓盼望已久的大好事，是省里的重点项目，理应配合政府做好土地青苗补偿工作。如果硬是不同意，一定会影响高速公路的建设，到时候会不会成为“钉子户”招致强制征用呢？想到这里，黄二老汉立马召集四户农户代表火急火燎地赶到镇政府找王镇长，强烈要求政府手下留情，放过这三亩山竹子。王镇长无可奈何地说，我仅是一镇之长，无法左右省里的规划设计方案。黄二老汉见王镇长无能为力，心急如焚地说，我们直接到县里找李书记。可李书记已到海口开会，黄二老汉吃了个闭门羹，只好找县委办主任。县委办主任热情耐心地听完黄二老汉的诉求，认真做了记录，完后拍着黄二老汉的肩膀说，大叔，您回去等消息吧。

几天后的一天上午，黄二老汉的果园又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高一矮两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手持草帽不停地扇风，两个人已汗流浹背。黄二老汉警惕地问，你们是来测量的还是来商谈青苗补偿的？高个子年轻人说，老哥，不要紧张，我们是来找水喝的。黄二老汉挪过两张木椅给他们坐下，又端来两杯凉茶。高个子年轻人接过一杯抿了一口就问，老哥，您这山竹子种了几年啦？黄二老汉说，已经十一年了，要不是今年挂果，早就忍痛砍掉了。高个子年轻人惊讶地问，为啥呢？黄二老汉说，山竹子原产于马来群岛，被誉为“热带水果王后”，是一种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果树。由于第一次引种，没有经验和技巧，一般八至九年可以挂果，可到去年整整十年了，果树却颗粒不长。去年刚好从省科技部门派来了一位挂职科技副镇长，经过采取控梢控花和保花保果等措施，今年终于挂果了。高个子年轻人笑笑说，真是苦尽甘来啊！黄二老汉说，是呀，听说种了十年的山竹子挂果后，远近客商纷纷上门订购，就等着数钱了，可又说修高速公路要征用

这片果园，一切都成了泡影。高个子中年人问，政府不是给予补偿吗？黄二老汉“哼”了一声，激动地说，可这十多年的心血算是白流了。要知道果园一年产值就达一千八百万元。高个子中年人问，那您的意见呢？黄二老汉不假思索地说，改道。高个子中年人笑了笑说，那要增加多少造价成本呀。黄二老汉不服气说，政府无论花多少钱，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脱贫致富，过上小康生活。

日子又过了好几天，镇征地干部每天都到果园找黄二老汉商谈青苗补偿事宜，且力度越来越大，补偿款也提高到每亩五万元，可还是僵持不下，黄二老汉就是不肯在青苗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画押。可是听说政府要进行强征，黄二老汉急得团团转，如热锅上的蚂蚁，便决定再次到县里找李书记。

黄二老汉正要走出果园，王镇长带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迎面走来，大声说，老哥，您看谁来啦。黄二老汉定眼一看，见是县委办主任，顿时心头一热，忙问，有消息吗？曹主任点点头说，根据您反映的问题，县委主要领导亲自到省里协调有关部门，经过专家论证，同意改道。黄二老汉激动地问，那我的果园保住呀？王镇长说，不仅保住了，县里还要加大扶持力度，把这三亩山竹子果园建成全省山竹子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园和农业旅游观光园，引导更多山区农民种植山竹子，增加山区农民收入，让山区农民尽快脱贫致富，过上小康生活。

黄二老汉顿时心里暖暖的，眼眶里溢出激动的泪水，停顿片刻才问，这么说，李书记已经知道了我们反映的问题？曹主任说，不仅知道了，而且亲自到果园调研呢。黄二老汉心里一怔，忙问，啥时候李书记来过呢？曹主任说，就前几天，带着县国土局长，据说还和您一起喝茶聊天呢。黄二老汉忙拉着曹主任的手问，是不是一高一矮戴眼镜的中年人？曹主任点点头说，高个子中年人正是李书记。

“啊——”黄二老汉惊喜万分。

## 秋者， 天之别调

■ 曾祥伍(贵州)

清人张潮说：“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春天，万木勃发，生机盎然，是大自然的本来情怀；到了秋天，天高气爽，万物殷实，风霜高洁，则别具一番风情。在作者看来，秋天是一个富有情调的季节。

这话不假，比起春天，秋天更富有诗意，更具浪漫色彩，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容易引起文人骚客的遐思。

在李白的眼里，秋天是那么美好：“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那是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如画的小城，山晚的晴空，明镜般的溪水，彩虹似双桥尽收眼底。而山冈一带的丛林里的人家冒出一缕缕的炊烟，橘柚的深碧，梧桐的微黄，在眼前呈现出一片苍寒景色，这一切的一切，真是别具一番情调，让人心向往之。

而作为边塞诗人的代表人物，宋朝的范仲淹对于秋天的感受却又是另一番景象：“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所作的词传世不多，但都是精品，令人回味无穷，这首《苏幕遮》便是其中之一。全词以低徊婉转、沉雄清刚的笔触，抒写了羁旅相思的情怀。用语柔美，以秋景写秋心，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真切感人，显示了词人胸襟的广阔和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范仲淹正是借助对秋色的描写，真情地吐露了征人的“旅思”之情，不愧为北宋初年的代表词作。

最难忘的当数元人马致远写的《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少年时曾热衷功名，但一直未能得志，几乎都过着一种漂泊无定的羁旅生活，这首小令可以说是作者自己的写照。全诗写秋天，却不见一个秋字，而是借用秋天特有的景物来进行描绘，形象地描绘出天涯游子凄楚、悲怆的内心世界，给人以震撼人心的艺术感受。

我们每个人未必都是浪迹天涯的游子，但在生命的途中，谁又敢保证自己不是一个流浪者呢？《秋思》写出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产生的一种感情体验，所以它至今仍广为传颂，且历久弥新。

至于“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阔大清新的意境；“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明快美丽的动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悲壮奔放的气势，无不显示秋天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情调。



## 鬼话

■ 绿了红了(广西)

说鬼的闲话，也算是鬼话吧。

万圣节是西方人的鬼节，这一天大人小孩都要狂欢，常常扮成一个面目惊悚的大鬼小鬼，提着南瓜灯笼去敲开邻居的门，名正言顺索要糖果。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传统鬼节，在老例七月十四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掉一只肥腻的鸭子，但相对于万圣节的非凡热闹，这就很有点敷衍了。

在我们的鬼节里，我们可以说说鬼的闲话。

法国人格罗特说过：“在中国人那里……似乎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鬼魂之间是有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交往是十分活跃的。”他说的还真不是鬼话，中国人的鬼故事传说汗牛充栋，男鬼女鬼，好鬼坏鬼，百年狐仙千年树妖，说九十九夜都说不完，其中很多鬼就像格罗特说的，分界线十分模糊，鬼也会吃饭，也要花钱，也会唱歌扳鼻屎，也有七情六欲和个人喜好。

传说中，鬼有两怕，一怕唾沫，二怕阳光。

《搜神记》里有个宋定伯，夜里行走遇见了一个鬼，结伴而行。鬼说我是鬼，宋定伯说我也是鬼。鬼问宋定伯说你这么重？宋定伯说我是新鬼嘛。宋定伯背鬼时，像背着一根羽毛那么轻。鬼渡水过河时，一点声音都没有，宋定伯过河时哗哗响，他又说我是新鬼嘛。心地单纯的鬼相信了他，告诉他鬼怕人吐口水。狡猾的宋定伯把老实鬼背到集市上，吐了一泡口水给鬼，鬼变成一只羊，被宋定伯卖了1500元。别人读这故事，总是在赞扬宋定伯如何机智，可我觉得那鬼好老实，尽被人欺负。

《聊斋志异》里有个女鬼叫做聂小倩，太阳一出来她会魂飞魄散，化为乌有，只能在夜里，脸色苍白地来去。但因她实在美艳，很多人宁愿像她那样变成美鬼，也在黑夜里衣袂飘飘地来去，并且遇到一个温柔英俊的男人来跟自己恋爱。

在这两点上，人比鬼厉害，人不怕唾沫和阳光。有人把鬼藏在心底，因为披了西装或者夹克，照样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行走，即使被人识破，也不便于吐口水给他。

日本鬼故事也有好玩的。梦枕獃里《阴阳师》里写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和尚在庙里抄经，总有一个大眼睛、没有嘴巴的哀怨女鬼在夜里来骚扰他！阴阳师前去捉鬼，在掌心里写了一个“如”字给女鬼看，女鬼面露喜色，拜谢而去。原来，和尚抄经时，“如”字误写成“女”字，那个字便是女鬼的元神，因此夜夜来找和尚，但苦于无口，无法言说，只好哀怨地来了又来。这故事真美，有禅意，而且告诉我们千万少写错字。

中国人的鬼故事多是大人故事，掺杂着大人世界的是非曲直，似乎凡是鬼都是可怕的、邪恶的多，似乎罕见好玩的小鬼。

前不久，有人推荐我看阿城的《常识与通识》，我随手一翻，就翻到一个鬼故事——阿城说，八六年夏天他和写《红高粱》的作家莫言闲话，莫言说有一次夜回老家，近村子有一个芦苇荡，他卷起裤脚下水，水面上立时立起无数的小红孩儿，细细碎碎地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退回岸上，水面复归平静，但家近在眼前，还是要涉水的，莫言又下水，小红孩儿又立起来七嘴八舌地说吵死了吵死了，如是几次，莫言只好蹲在岸上呆到天亮才涉水回家。

阿城说这是他听到的最好的鬼故事，洗净了童年的恐怖，重为天真。

虽然立秋是过了，但是丝毫没有倦怠的太阳给早晨镀上了一层金光，在这样的晨光里扯扯鬼话，不知不觉就鬼话连篇了。

## 大师讲课

■ 曹春雷(山东)

鲁迅在北大教文学史时，讲课很严肃，但也很幽默。鲁迅讲到古代舞女的一种舞姿，是身体向后仰，他就当场作出向后仰的姿势，弯腰弯到支持不住，几乎倒下去，于是直起身子，说：“非不为也，余不能也。”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没想到一向严肃的先生居然这么可爱。

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音乐时，师从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很谦和，要纠正学生的不当行为时，总是先微微鞠躬。有一学生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说：“某某等一出去。”于是学生留下。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向这个学生和气和气地说：“下次上课不要看别的书。”然后微微一鞠躬。此后上课，这个学生认真起来。

沈从文没读过大学，却被胡适聘去，在中国公学当了大学讲师。第一次上课时，很紧张，涨红了脸，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在黑板上写上“请等我十分钟”。学生们很纳闷，但都知道他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也就照办了。十分钟时间过去了，可是沈从文还没有定心，因此又写“请再等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开讲了，但是始终对着黑板说话。一小时的课，只讲了十来分钟后，就匆匆结束了。后来，他才在课堂慢慢适应了。

徐志摩在北大教书时，颇受学生欢迎。他口才好，讲课风趣，海阔天空。他上课别具一格，曾在露天的校园里上过课，也曾河边的小树林里上过课。师生们盘腿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谈论诗歌，讨论人生。这套教学方法，据说就是从印度诗人泰戈尔那里学来的。

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在北大任教时，在一节课上，有学生昏昏欲睡，他见状，将课本一合，说：“下面我讲个故事”。学生们一听，都来了精神。他说：“有个风流和尚，某日走路时经过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们支起耳朵听下去。然而他却收口不讲了。学生们一再请求，他说：“后来和尚向东，美女向西，都走了。完了”。学生们大笑，此后再也没有打瞌睡的了。

